

5238.08/2457

v.7

TEY 041 (7)

議

說

武帝廟不宜毀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竝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反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粵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劉子駿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5 1943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即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即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姑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以

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橛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記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

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茨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失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太上惠景寢園議

劉子駿

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會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

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

王莽服母總纓議

劉子駿

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太后比

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

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為
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
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纁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
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纁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
服以應聖制

匈奴和親議

班蘭臺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
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
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結者也故

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
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
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
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
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
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
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
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
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疆能為風塵方復求為交

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

章帝謚議

崔亭伯

臣聞魏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諫伐鮮卑議

蔡中郎

書戒猶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闡顏瀚海實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

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

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

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

民不堪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

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

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

賦克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况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

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

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

者莫察漢人逋逃為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管段頗良將習
兵善戰經營西羗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
晏策慮未能過頗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羗也乃欲張設兵期誘
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
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
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强者作寇
邊郵之患手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癩疽也其不可二也
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標人財攻犯官民日
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密猶不能絕况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

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恥呂后
甘棄嫚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
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
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虞國內侮之患豈與蟲蝗
之虜較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
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為之盱食四海必為之隳
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勝者必未克
挾疑者必未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嫌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
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見伐越曰天子之

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為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勅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以障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巖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

之規臣曰可矣臣竊愚戇議不足采臣竊頓首頓首

宗廟迭毀議

蔡中郎

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忠正大臣夏侯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丞丞仁恩溥大海內

賴社廟稱庸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
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復侯之直故
遂衍溢無有方限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
儀自依家法今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創定欲就六
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七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
考廟遵而奉之孝明遵制亦不敢毀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廟言
之則非所宗八月報酬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
致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

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
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
約尚省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闕為無窮
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竊議不足採臣竊頓
首頓首

答齋議

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
於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
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為廢齋者所

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
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間祠室又寬可齋無疑。
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以恭奉明祀
文王所以懷福無有不宜。臣竊敏愚竊死罪。

和熹鄧后謚議

蔡中郎

孝和鄧皇后崩群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為鄉党叙孔子
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
名垂於後伏唯太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
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叙昭於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

孝孺幼冲國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為災扎荒為
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猾夏作寇振驚渤碣家有採薇之思
人懷殿叩之聲皇太后參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
垂疇咨之問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為務是以尚官損服衣
不粲英饗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
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為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離不
貢罷出宮妾免遣宗室没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奉率舊禮交
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
之期經藝乖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選

十八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舉方直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啟大
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為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偽錮之
十年追崇世祖功臣國士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高蘭
諸國胤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為政政不惠和不圖於
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允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
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徒以百姓為憂不以天下為樂聖
誠著於禁闥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昏墊逮於康乂叛虜蜂集賊
害邊陲永元之世以為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卽斃徼外絕國慕
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却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

寢而不宣凡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亟念臣子御輦在殿顧
命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
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辛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內思媚周京
為高未有如太行皇后勤精勞思篤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
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謚至
於明帝始建先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以謚高下優劣混而
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居曰熹帝
后謚禮亦宜同太行皇太后宜謚為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
協先帝之稱

朱公叔謚議

蔡中郎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平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

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於無窮秦以世言溢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曹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

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俱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躓覆不測之禍謀誨忠

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斃貪暴糾戢貴黨
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
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擬納言秉權食祿實有
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槩謂之精麗者昔魯李
孫行父卒宰庀家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
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
之稱文也邾子蘧蒢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
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

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
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陷以深患苟除民
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發於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
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况乃忠
兼三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
按古之以子謚配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
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
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
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

稱公禮與同盟諸侯敬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
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
然是以知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
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知許稱公之
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日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
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
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
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
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馬日磾不宜加禮議

孔少府

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
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
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
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
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
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
加禮

肉刑議

孔少府

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
世凌遲風俗壞亂政撓其俗法官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
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服一人是天下
常有千八百刑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
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
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
卞和智如孫臏寬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
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

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
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正議

諸葛丞相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
魏不審鑿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
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
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
郊夫據道討滯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
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

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
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堯滔天之辭欲以誣
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
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皆軒轅氏整卒數萬制
四方定海內况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于礙者哉
絕盟好議

諸葛丞相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讐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
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
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

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
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
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
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
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
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
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
宜明也

索虜互市議

謝光祿

臣愚以為獯儉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規國順之示弱無
明柔遠拒而觀釁有足表疆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修
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畧不足則閉關何為屈冠帶之邦
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約
詭論尤宜固絕臣庸管多蔽豈識國儀恩誘降逮敢不披盡

禦虜議

袁陽源

淑元嘉末為御史中丞時索虜南侵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
禦之術淑上議
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鱗客流則枯竭寇遺醜趨致畿

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
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于能濟矣乃
者熒定攜遠阻遠授律由將有弛拙故士少鬪志圍潰之衆匪寇
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急戰燹旅淮上訓卒簡備靡
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拷潞入患泉伊來擾紛殄姬風
泯毒禹績騰書有渭陰之迫懸鋒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
匿先彰技索伎能譎詭既顯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躓破後先
介逼捨陵行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津陸陷溢
疢禍存興芻藁已單米粟莫係水禽衿帶進必傾賈河溢扁固遐

亦隳滅所謂栖鳥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
寬繕淮內竊謂拯扼閩城舊史爲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
荒猶弗委割况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瘵山淵反
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長安締袂百於臨
淄什一而籍實嫌民願履畝以稅旣洽農和戶兢戰心人含銳志
皆欲贏糧請奮釋縉乘城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
招推尖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
相爵俄而昭才賀闕異能聞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
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畜憤矣僉

策戰吳稱願影從謠言縉命宜選敢悍數千驚行潛掩偃旗裹甲
鉗馬銜枚會稽而起晨壓未陣旌譟亂軍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
塵不及起無不禽斃獸驚冰解霧散埽洗哨類漂鹵山浮如有決
孛漏網遂窠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還逕交部勁卒梗其歸塗必
翦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返戰韞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
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柝聯響若其僞遁羸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
顯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貧負塞殘孽阻山燼黨收險竊
命憑城借土則當因威席卷乘機芟剝泗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
巖兵雨湊雲集夔亂喪溪之北搖潰瀚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

植銜索之枯幾何不蠹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浚風之儻輕
籜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弔細悲之鬼然後天行
樞運焱攀烟升青蓋西巡翠華東幸經啟州野滌一軫策俾高闕
再勒燕然後銘方乃奠山沉河創禮輯策闡耀矣昊之遺則貫軼
商夏之舊文今衆賈拳勇而將術疎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
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餽戰之勤闕閱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薦
採之法庸未蕝歟若乃邦造里選擢論深切躬擐盡幽斬帶彘遠
設有沉明能照俊偉自宣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懾飛賁知窮直
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損益之宜能揆合民心愚獻物性登

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辰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
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
祿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
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狼內外侮棄始附之衆分
莠無序蟲以威利勢必攜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涖繹故典遷
土纓綉翦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步動商邁會
功終易感劫晉在於善覘全鄭實寄良謀多縱反間汨惑心耳發
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嗜汨以連率之貴餌以
析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辯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巖

邑易傾必府鬲土崩枝幹瓦裂故燕樂相侮項范交疑吳或乃言
約功深事適廣應齊圍反駕趙養還君盡興誦之道畢能事之效
臣幸得出內層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
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蠱未息蜂敢思涼識少酬閱施但坐幕旣
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謨終晁之抗
辭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之棘猶闕上竿燭郭之敬裁收下策自
恥懦木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會昭抹

廣農議

束廣微

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寔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
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繇者三一曰天時不讐一曰
地理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惠水
旱失中零穰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右稷親農理疆剛於原隰勤蔗
裝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理可以計生人力
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欲將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遊食廢
業占空無田課之寔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
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

三魏尤甚而猪牛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
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
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寔在冀北大賈特
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克其
地使馬牛猪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
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駝在朔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
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汴
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烏鹵成原
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

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
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
其雲雨生於畚缶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濟而黃潦臻榮山川
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
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
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克邊
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
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婚姻以時議

束廣微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迎女天生娶后自正月
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敗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
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
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况婚姻人倫端始禮
之大者不飢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
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
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
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
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

以定候也又按桃夭篇叙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
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爲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
其葉蓁蓁有蕝其寔子之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梅三章
注曰夏之句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末秋之時或言嫁
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
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
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子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
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

當繫於時月乎

宜用古尺駁

摯太常

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
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
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
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各宜一本
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
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
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

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竝
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
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有改而
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
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
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
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皇太子諒闇終制奏

杜征南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克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

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
劇陽子臣魏舒司尚書堂陽子臣石鑿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
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
日易月道有汚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達等
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
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日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
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哀服除於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
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達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
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

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唯其稱也不
然則本末不輕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群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
居之宜寔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
四海遇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諒闇三年不言
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
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
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
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

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過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徃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

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艸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懼，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歛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歛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薦，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禭

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群臣之衆至
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薨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
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
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
此之薦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
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
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君父卒三年此以
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制
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

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
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皆三年
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
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戴之
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
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
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惟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
經制大義且即寔近言亦有不安全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
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

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當獨衰麻
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二十五日之事寧至於大
臣亦奪其制皆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
典而况於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

三統歷說

劉子駿

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
福不能者取以取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
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取其

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
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
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頒朔魯歷不正以
閏餘一之歲爲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
在申而司歷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
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
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籥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
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日官居鄉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禮之
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
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二之以爲寔寔
如法得一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
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
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
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
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
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暑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

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鍾其寔一龠以其長自
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
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日月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
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
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効也
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
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
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呂五乘十
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著以爲數呂

象兩兩之又呂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
據一加之因呂再扣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
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呂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
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呂
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
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呂
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鍾初九之
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

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
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
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諄此聖王
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爲章月四分月法以其
一乘章月是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
則六劫之數爲一月之閏月其餘七分此中月相求之術也朔不
得中是爲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曰法乘閏法是爲統
歲三統是爲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危曰初入元
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

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
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
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
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
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故魯僖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
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
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
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
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

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
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
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
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
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
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
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
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
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

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
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
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
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其
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
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
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
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
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

相成故尤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
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
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
八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
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爲六
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
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
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
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

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
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靈憲

張河間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爲正
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道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
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淨寂寞冥
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蓋乃
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
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

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
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
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
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如地地至質者曰地
而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
嶽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跂各
有道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
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
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蓄而狼虬魚鱉罔有不具在野象

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攷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婦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彘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他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

也錄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錄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布列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經緯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宮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斲於是乎有

隕星然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鹿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覲于東覲于東屬陽行速者覲于西覲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效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

籍田說

陳思王

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沸涌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寡人之所習樂也蘭蕙荃蘅植之近疇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藜蓬臭蔚棄之乎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人咸取驗焉

又說

陳思王

封人有能以輕鑿修鉤去樹之蝸者樹得以繁茂中舍人曰不識

治天下者亦有蝎子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非堯之蝎
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子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
之三桓非諸侯之蝎與然三國無輕鑿修鈞之任終於齊篡魯弱
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爲君子者亦有蝎子寡人告之曰固
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亦君子之蝎乎天子
勤耘以收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
始於種終於獲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故爲荒疇蓋豐
年者期於必收譬修道亦期於沒身也

鬪髀說

陳思王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于秦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覩見鬪
髀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劔殉國君子將被
堅執銳斃三軍子將纓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
叩遺骸而嘆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造楚儻託夢以通情於
是佯若有來况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
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
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
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
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

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嘘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
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
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歎曰甚矣
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
必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予將歸於太
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
縞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
之所陳何神靈之虛對云歿生之必均

畫說

陳思王

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主莫不悲宛見篡臣賊
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忠
臣孝子莫不歎息見淫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嬪后莫不嘉貴
是知存乎鑒者何如也

餅說

吳朝請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
食何者最先季曰仲龜禦京離蟬欲靜熒熒曉風淒淒夜冷臣當
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
河東長若之蔥隴西舐背之犢枹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

以銀屑、剪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
剉以新豐之鷄、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
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春秋長曆說

杜征南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
以考成晦朔、以投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
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
精微、以合天道、則事啟而不憊、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
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立明、每於朔閏、發

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歷、以修春秋、日
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蝕、此諸家既最疎、又六千
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
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
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
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
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
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
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

涉不得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有蝕者
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歷無不先後也始失於毫
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茲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
書所謂欵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
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
多矣雖數術絕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遠謬則經傳有
驗學者固當曲徇經傳日日蝕以考晦明以推時驗而皆不然
各推其學以推春秋此異於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爲歷
諸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筭者李修卜顯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歷表

一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数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
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
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泰
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俱存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
秋知三統之最疏也

A grid of faint, light-colored lines forming a table structure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of an open book. The grid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and 15 rows of small squares. The lines are very light, possibly faded or lightly drawn, and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page. The paper is a light, aged yellowish-tan color.

